



叶兆言，著名作家，江苏省作协副主席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花煞》《别人的爱情》《没有玻璃的花房》《我们的心多么顽固》《驰向黑夜的女人》，散文集《流浪之夜》《旧影秦淮》《杂花生树》《陈年旧事》等。

叶兆言：阅读如爱情

□俞素梅

室外冬雨绵绵，室内温暖如春。1月7日，叶兆言应邀做客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，主讲《阅读和我们的生活》。尽管叶兆言自称不适合演讲，但整场讲座因他真实、坦诚的演说而精彩不断，听众席中不时发出会心的、由衷的笑声。

“我是一个读禁书长大的孩子”

叶兆言的爷爷是我国著名作家叶圣陶；他的爸爸叶至诚也是一位作家，曾任江苏省文联创作委员会副主任。所以，叶兆言坦承“就阅读而言，我是非常幸运的”，因为小时候家里有很多书，“相当于我就住在一个书堆里”。

叶兆言说：“我从9岁到19岁正好是‘文革’十年，这期间很多人没有书读，而我比较幸运。父亲特别爱藏书，家里有一个书房，我父亲曾当选过南京的‘民间藏书状元’。”这些藏书一度被单位没收，但后来又归还给叶家。

叶兆言那时候没事可干，又是独生子女，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玩，性格又比较内向，“无聊之中只有看书”。他说，“我的阅读非常随意，拿到什么就读什么，初中时迷恋上雨果的作品，后来一度又特别喜欢唐诗宋词，我在上大学以前的阅读是非常自由的”。

“阅读就像爱情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”

叶兆言特别喜欢《五柳先生传》中陶渊明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的阅读状态。他认为没必要读一本书像钻牛角尖似的，非要说文中的驴子象征着什么、石头象征着什么，看书的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，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。当然，如此“不求甚解”的前提是“好读书”，喜欢读书是特别重要的。

叶兆言一直很讨厌所谓的“必读书”，他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必读书，没有一本书你没读天就会塌下来。他认为不必抬高阅读的作用，阅读就是你觉得无聊时它给你一个解闷的东西，它让你享受一些故事，让你在高兴的同时理解、领悟一些东西，就这么简单。

叶兆言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到最原始的、最简单的阅读中去，那就是想读什么就读什么，觉得不好看就扔掉，“没有什么世界名著是不可以扔掉的”，也不要勉强去读别人喜欢读的书，“别人喜欢跟你没关系”。一个人的阅读趣味是会变的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、不同的生活状态下所需要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，“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心态去看想看的书”。

当时很多外国文学作品被认为是“毒草”，他父亲想尽办法不让他看，而处于叛逆期的叶兆言偏要看。“我的少年时期跟我父亲一直在进行一场游戏，父亲一直警告我什么东西你是不能看的，但是越不让看我越是偷偷地要看。我还对书后面写着‘内部阅读’、‘供批判阅读’的书特别感兴趣，一开始是因为无聊，后来又变成了卖弄，人家说这书不能看，我说我看过了，会有一种很得意的感觉。其实当年的这些‘禁书’就是世界名著。所以，我曾经写过一本书，说我是一个读禁书长大的孩子。”

如今回想起来，当年这种毫无功利心的阅读可能是最好的阅读状态。“我最初的阅读就是享受这样一些比较虚幻的东西，所以我的阅读经验是不可能拿来给大家参照的，因为时代完全变了”。

在倡导阅读不应该功利化的同时，叶兆言并不想让大家误认为阅读是没有用的。“我有必要强调一下，阅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，就像爱情一样。人生可以没有阅读，人生也可以没有爱情，没有爱情照样可以结婚，人类照样可以繁衍，但如果你能享受阅读，它是非常美好的，这跟爱情的道理是一样的。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和一个不喜欢阅读的人，他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，这种不一样并不是高低之分，人与人是平等的，不要说你阅读了你就比那些不阅读的人高。但是享受阅读的人是快乐的，就像婚姻中有爱情和没爱情是不一样的。”

叶兆言说：“生活中，我是一个挺无趣的人”，每天的工作非常单调，除了阅读就是写作。“像今天有讲座，情况比较特殊，但这么特殊的一天，我仍然过得和往常一样。今天天还没亮的时候，我就起来了，本来想下午有讲座是不是多睡一会儿，但我还是睡不着，还是起来写作了。”

叶兆言透露，目前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，写民国时期的故事。最近这半年，他几乎天天早上5点半起来就开始写作，然后早餐简单地吃一些再写作；午休起来后会去游泳，一般每天花半个小时游1200米。“游泳是我从大学时开始的一种锻炼，坚持锻炼也是为了写作，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壮的身体才行。所以说面对这么丰富、这么

美好的一个世界，我的生活真的是很无聊。”但叶兆言说自己很享受这样的生活，“我就是喜欢写，我不知道我不写作还能干什么，人生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了”。

应“天一讲堂”之邀，叶兆言向读者推荐的两部书都与诗歌有关。他特别偏爱诗歌吗？“不是。”他解释说，“我不写诗，但文学是诗意的东西。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有点诗意，无论他是领导、生意人，还是运动员。我所说的是诗并不是狭义的诗歌。诗象征着人类精髓的、好的东西。我觉得第一流的人应该是诗人。”虽然解释得有点虚，但一个追求诗意生活的作家怎么会“无趣”呢？

“有的人在战斗中激活灵感，我不是”

采访前，记者做了些功课，浏览了叶兆言的微博，发现2014年他发微博比较多，自2015年初至今微博基本没再更新。对此，叶兆言坦诚相告：“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，总是怀疑一切东西，包括怀疑我自己，所以特别不自信。当我说什么话的时候，我老觉得自己说得不对。我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，经常觉得很犹豫、很矛盾。我想这可能恰恰是我最真实的一种状态。我也不太在乎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在别人面前，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是矛盾的，我经常会处在矛盾之中。我讲话常常以商榷的口吻，可网上不容你商榷。一些网友上来就骂，骂完就走。我不能免俗，看到那些骂人的话，心情也会受影响。有的人在战斗中激活灵感，我不是。再说我也没这么多时间和网友争论，我要写作。所以，对微博，我想我还是敬而远之吧，这不适合我。”

虽然停止更新了微博，但叶兆言还是会作为一个观察

者，时不时地浏览一下微博和微信朋友圈，“其中有些东西蛮有意思”的。

对于如今“低头族”盛行的手机阅读现象，叶兆言倒是心态轻松：“我们可能夸大了手机阅读的危害。网络上有人经常会说我们中国人都不怎么读书了，都在看手机，而俄国人还在草地上阅读诗集，法国人还在地铁上看书……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很负责任的说法。其实不阅读可以说是世界性的，你真到了俄国，会发现草地上也没有人在读诗集。我去年在日本待了半个月，天天坐地铁，我发现日本人确实在地铁上看书，但他们基本上在看漫画，很少能看到一个日本人在地铁上读文学作品。阅读的现实其实就是这样，大家都没怎么在看书。另一方面，网络时代是一个好的时代，毕竟手机上可以看到很多有用的、非常好的东西，一个人总是能够读到他想读的东西。”